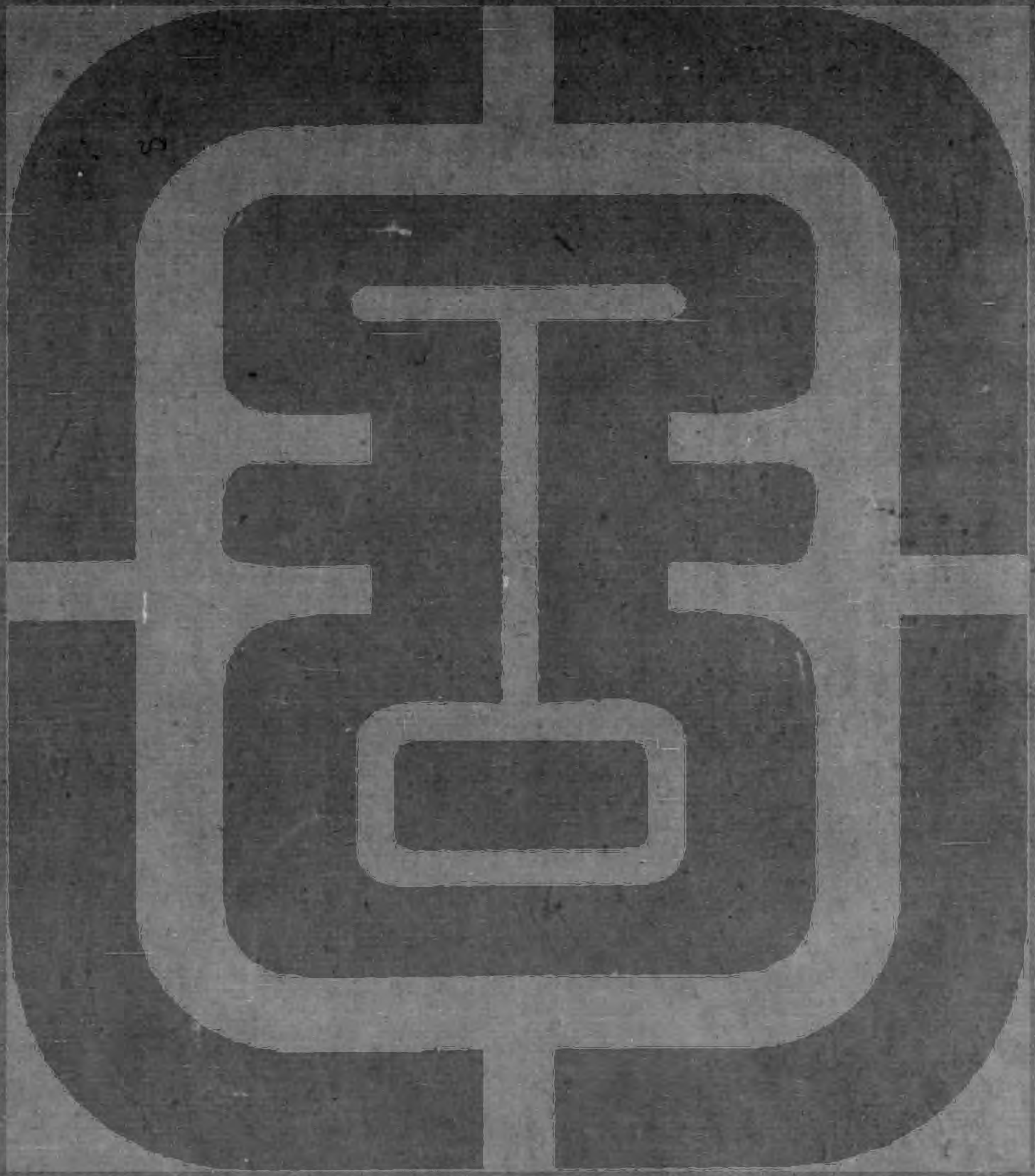


士



唐會要卷第五十四

省號上

門下省

中書省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散騎常侍

給侍中

門下

武德初因隋舊制為門下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東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門下省光宅元年九月改為鸞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門下省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黃門省五年九月六日改為門下省至今不改武德元年因隋舊制曰內書省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省龍朔年改為鳳閣神龍年復中書省開元改

為紫微省五年復為中書省故事凡王言之制有七
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
行大賞罰授大官爵厘革舊政赦宥降恩則用之三
曰慰勞制書褒賢贊能勸勉勞則用之四曰發教
日謂御畫發教日也增減官負廢置州縣徵發兵馬
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處流以下罪用庫物五百
段錢二百千食祿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
五十頭羊五百口以上則用之五曰教二日謂百司
承二日而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教書慰諭
公卿誠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教牒隨事承二日不易
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
敕摠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於

上其有六曰奏抄謂祭祀之支度國用授六品以下
官斷流已下罪及除免當者並為奏抄二曰奏彈謂
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
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用事下公卿
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日狀皆審署申
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為案更寫一通
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
武德三年高祖嘗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
責遲由內史令蕭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
前後相乖者所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雖在
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階初御
事涉安危若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授一敕臣必

審勘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正觀元年上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在實重詔敕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无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唯署敕文書而已人雖不堪何須簡擇以相委付自今已後詔勅疑有不穩必須執言聖曆三年四月三日敕賜物中書門下省官正三品準二品四品準三品其年四月三日敕應賜外國物者宜令中書具錄賜物色目附入敕函內神龍三年二月十九日敕諸色理訴無抑論內狀出付中書應制敕處分者留為商量自餘並封本狀牒

送所司處分
景龍三年八月九日敕應酬切賞賜須依格式无文然始比例其制敕不言自今已後及永為恒式者不得攀引為例
閏元七年八月十日敕中書門下厨雜料破用外有餘者宜分取
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至上元三年二月詔制敕並用黃麻紙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敕加階入三品并授官及勳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至門下省重加詳覆有效正者有便即落下以墨塗訖仍於甲上具注事由并牒中書省

二十一年閏三月十三日敕每月當番武官番滿日
過中書門下下奏比來諸司使及諸郡并
天寶八載七月中書門下奏比來諸司使及諸郡并
諸軍應緣奏事或有請中書門下商量處分者凡所
陳奏皆斷自天心在於臣下但宣行制敕奏之內則
不合別請商量乃承前因循有此乖越自今已後應
奏事一切更不合請付中書門下如有奏違聽進止
敕旨從之
乾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敕諸司使諸州府進奏文
狀應合宣行三紙已上皆自寫宣付四本中書省宣
過中書省將兩本與門下省
寶應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外六品以下正負自今

已後差主事一人令史四人專知至建三年閏正月十八
日中書門下奏准正觀故事京常參官及外官五品已上
每有除拜中書門下皆立簿書謂之具真取其年果以為
迂授此固之大經也自艱難已來此法遂廢垂三十載伏
望自大曆十四年已來量署具負據前資見任員量與改
轉從今已後刺史四考郎中起居侍御史各兩考餘官各
三考與轉其昇進黜退並准故事處分仍下天下州縣審
勘責前資見任其鄉貫歷任官諱同一狀中書門下
廣德二年三月十四日敕中書門下兩省直省自今已後
所補不得取即將已上官日大曆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敕
中書門下先置法直兩人宜停建中三年六月詔中書
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中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兩省狀應

送諸司文狀檢勘郎限中考文狀等並是每年長行之事
尚書省各依限錄奏舊例經一宿即出如經三日不出請
本司更修單狀重奏又三日不出即請本司長官面奏取
進止其內狀到各令本司兩日內具省案及宜黃送到中
書依前件所定限勘會宣下即事免稽滯及准開元十九
年四月敕應加階并授及勳封甲并諸色闕等進畫出至
門下省重加詳覆駁正者宜便注簿落下以墨塗訖仍於
申上宜注事由牒中書省敕旨從之開元二年五月二
十八日敕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省御史臺見任
郎官御史等自今已後諸司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
為恒式長慶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後中書門下所有除
授宜依元和二年具負敕處分

大和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內外文武官除授伏以為
官擇人寔資進選舉能考績固切勞求必當按實循名
所言觀行事合先於徇衆道必惡於自媒進退之間風
俗所繫近日人多干競跡罕正脩或日詣宰司自陳功
狀或以黷宸宸曲祈恩波之受爵讓能之賢啓善人代
善之弊亦有粗因勞績以授官榮及居今任別無課効
唯引向前事狀祇希更與遷升凡是此流稍要立制伏
望自今後應緣官闕須有除授先選吏跡有聞行已務
實者隨才獎用如有志涉浮躁事近微求者量加擯斥
所覲官脩其方人思勵行勅旨宜依
其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內外常參官改轉伏以建官莅
事曰賢與能古之王者用此致理不聞其積日以取貴

後批擬從之

三年二月勅中書文狀悉在中書斷割裁量須歸根本如關錢穀刑獄等事有宣付諸司處置者宜更令覆奏待正勅施行

門下侍郎

龍朔年改為東臺侍郎咸亨年改為黃門侍郎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為黃門侍郎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改為門下侍郎乾元元年改為黃門侍郎大曆二年十一月四日復為門下侍郎其月九日昇為正三品中書侍郎同門下之稱至今不改武德二年四月溫大雅為黃門侍郎弟彥將為中書侍郎對居近侍高祖謂曰我義晉陽為鄉一門耳至五年

五月弟彥博又為中書侍郎

正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即日內外官人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給皇弟損少於親王大臣深知形跡不奏私說竊語殊非光益臣伏事聖主奉議天心豈不恐其多財縱溢或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寧使儉急不足雖不比於皇子亦須微允物望臣是以謹訪荆韓漢魯四弟自足資財滕密霍道四王尤為缺少臣於芳春殿冒以奏聞伏惟聖明必記臣語若厚於諸弟人皆聞見六月四日詔便是至公若供給諸弟事皆儉陋即似季昆由是情薄臣是以不避斧鉞更敢陳聞昔漢明帝每賜子弟必語群臣云不得使朕子多於先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終後漢皆以明帝為法臣聞

君施教令謂之風人隨上行謂之俗陛下厚於諸弟太子亦厚於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伏願陛下疑闕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
神龍元年五月武三思恃寵嘗請託於黃門侍郎宋璟正色謂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候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開元二年八月李乂為黃門侍郎多所校正紫微令姚崇遂薦為紫微侍郎外託薦矣其實引在已下去其糾駁之權建中二年十月門下侍郎盧杞密啓中書主事過咎逐之楊炎怒曰中書吾局也更有過吾自治之柰何相侵邪

中書侍郎

武德元年因隋旧制號內史侍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侍郎龍朔年改為西臺侍郎咸亨年改為中書侍郎垂拱元年二月改為鳳閣侍郎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又為中書侍郎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侍郎大曆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升為正三品五年九月六日復為中書侍郎正觀十九年中書侍郎許敬宗以太子承乾宮僚多被除削久未收叙上疏曰切見廢宮寮五品已上除名棄斥頓曆溫寒但廢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苞藏悖逆陰結宰臣所同奸媒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內僚官迥無閑及今乃投鼠忌器龜謂無寃焚出毀玉稱同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

於海昏譬諸桑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至以凶逆陷諸夷臣以忠良荷收擢今張玄令孤德茶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勵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脩播芳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箠扑或以忤旨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其年四月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朕溫彥博言於太宗曰師古諳練政事長於文誥時無逮者真上復用之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及遷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勲非旧濫登寵榮位高責重古人所以憂耳親賓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及與遼東之役凡所支度一切委之神用頓竭太宗見而憂之

謂左右曰文本今與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定州遇疾暴卒時年五十一垂拱三年鳳閣侍郎劉禕之嘗切謂人曰太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反政以安天下之心則天聞之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本立宣勅示禕之禕曰不經鳳閣焉臺宣過何名為勅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特賜死

開元元年十二月上詔宰臣謂曰從工部侍郎有得中書侍郎者否對曰在賢用能非臣等所及上曰蘇頌可除中書侍郎仍令宰臣宣旨移入政事院便供政事食明日加知制誥今知制誥有政事食者頌始也及入即望諸宰相論及此皆卿之故人遂無賢者頌每朕常思之無歎息中書侍郎朕極重自情陸象先改官後朕每思之無蘇不出卿者二年弟說除大夫和奚是也若然者朕自用蘇

說何得屢言近日卿父子猶在中書兄弟有何不得鄉
言人謂之公卿至三年卿父月上謂曰前朝有李白蘇味道
時自識之自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亦不讓又卿所制文
朕自識之自蘇李朕今有卿及李亦不讓又卿所制文
與留中迄今已為後每進書皆別錄一本云臣某撰朕
故事

十一年九月中令張說薦崔沔為中書侍郎或謂沔
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
署位而已甚無謂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繼
各申所見方為制理豈可俛然偷安而懷祿仕也自
是每有制勅及曹事沔多異同張說頗不悅焉

建中元年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祐甫薨冊贈太傅故
事中書侍郎未嘗有三師者上以祐甫謇謇有大
節特寵異之

左右散騎常侍

武德令以為從三品散官正觀十七年七月四日改為
職官置兩員以黃門侍郎劉洎為之隸門下省顯慶二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分左右各兩員其左隸門下右隸
門書省龍朔年改左右侍極咸亨年改為左右常侍郎
廣德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陞為正三品中書門下省各
加置四員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各加一員正元四
年正月一日勅元額四員其新加員宜依元數依停
正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諫詰難公卿表曰臣聞
帝皇之與凡庶至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
是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而強不
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听其言虛襟以納
其說猶恐群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詞以拆

其理援古以排其義欲令凡庸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言至道無文此皆不欲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此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覓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有性自傷乎切以今日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正觀之初則可矣如秦政雖辨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辨之累較然可知矣伏願畧茲雄辨浩然養氣簡彼緇面馬怡目占萬壽於南岳齊所性於東丘則天下幸甚

手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慮此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

氣非足為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寶應二年五月一日勅散騎常侍宜各置參官兩人令自簡擇聞奏參典亦置兩人

興元元年二月以奉天解圍百僚稱賀右常侍賈隱林舞因質言曰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舊性不改雖朱泚敗亡臣亦恐憂未艾也上虛懷納之正元四年二月十八日勅左右散騎常侍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謂之侍極宰臣次列除特委方面者餘不合兼在使先已授者宜改與別官自今已後更不得注授

長慶四年五月諫議大夫李渤奏據六典常侍奉規諷其官久不舉職習以成例若說官不責其事不

如罷之以省其費苟未能罷臣請特勅令准故事行其職業從之

太和五年二月神策中尉王守澄誣奏宰相宋申錫謀逆文宗即令追捕左散騎常侍崔玄亮與諫官乃改用勞之申錫方免死責授開州司馬

給事中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給事郎三年三月十日改為給事中龍朔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改為給事

正觀十五年太宗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欲取樂當年而勵精苦心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

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晏舜禹湯武有稷卨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

並兼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陛下全德含光規模弘遠

雖文武之烈實兼將相何用臨朝對衆與其校量以萬乘至尊共臣下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焉臣輒陳

狂直伏待菹醢

十六年刑部奏請反叛者兄弟並坐給事中崔仁師駁之曰誅其父子足警其心此而不恤何憂兄弟議遂寢

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常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附馬王繇請與

其合葬勅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初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

義絕俎謝之日合從後夫礼葬今若依繇所請却祔舊姻但恐魂若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

訢於玄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駁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下太常寺請議公主合與王皎合葬以否報之

正元十八年二月以前攝浙東團練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齊揔為衢州刺史群議以為超獎過當至門下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曰臣伏見今恩制除衢州刺史齊揔臣愚竊有所慮恐驚物聽不敢聞于陛下若以兵戎之地或有不得已非次擢授者今衢州無他虞齊揔無殊績忽此超授群情驚駭又齊揔是判官今詔勅擢浙東觀察番後攝都團練副使向來未有勅令使用此下詔尤恐不可齊揔若可選授不假此事使人

疑陛下臨御以來凡所選用皆為至公既非至情所難改移即臣下安得不動有論諍若齊揔必有可錄陛下必須酬能即明書勞課超一兩資與改今臣聞四海舉朝之人不知齊揔功能衢州浙東大郡自大理評事兼監察授之遐邇不甘亮惡騰口伏乞至慈少迴神理覽臣所奏先臣之請陛下若謂臣不切不懇伏乞陛下試停此詔密使人察聽必賀至明聞納必賀至朝無私臣授官申謝日具以面奏詔勅有不便者伏請封進今齊揔詔謹隨狀封進時左補闕王武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由是詔書留中不出後數日不得兩不親事特開延英召孟容對上慰諭開納曰使百事皆如卿朕何憂也給事中袁高諭盧已後未嘗有可否時齊揔竭

浙東進奉超授逾等江淮之間人多困急無不罪摠及
四方聞者皆感上至明虛心之德嘉孟容之富官不面
從其年八月以嶺南郎度掌書記試大理評事張正元
為邕州經畧使給事中許孟容上疏論奏張正元次非
遷授右補闕張正一劉伯芻繼有封章上命中使宣論
孟容詔亦遂止
十九年六月給事中孟容上疏曰臣切聞陛下數勅有
司走於群望祈於百神而霱雲不雨中未入豈觸年
有闕巫祝非誠為陰陽適然豐歉前定何至意精至甘
澤未谷也臣歷觀自天人交感未有不由百姓利病之
急者切邦家教令之大者京師而萬國所會強幹弱枝
自古通規其一年稅錢及地租出入一百萬貫石伏冀

陛下即日下令全放免之其次三分放二使旱涸之際
免更流亡若播種無望徵歛如舊則必愁怨遷徙不產
墳墓矣臣愚以為德音一發膏澤立應變災為福期在
斯須戶部所收掌錢非度支歲計本防緩急別用今此
歛早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差科實陛下
巍巍睿謀天下鼓舞歌揚者也復省察廢政之中有流
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徒罪禁固當釋而未釋者逋懸
饋送當免而未免者沉滯鬱抑當伸而未伸者有一于
此則特降明命令有司條例三日內聞奏其當還當釋
當免當伸者仍詔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臣愚以為如
此而天不鑿歲不稔從古未有之也疏寢不報
元和三年以國子司業李藩為給事中時制勅有不可

遂於黃勅後批之吏白宜別藩曰抵是文狀豈曰批
勅裴均言於上以為有宰相器俄而鄭絢罷免遂拜藩
門下侍郎平章事
四年三月以淮南節度判官孔戡為衛尉寺丞分司東
都戡嘗左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數以事爭論不從因
謝病去從史強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為淮南節度
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始元中姑息節
將其從事有不合意或知其邪心欲免去則誣以佗罪
論奏不更驗理或黜或徙訖正元軍府化之至是上雖
不許猶授以散員制既下給事中呂元膺封还奏曰孔
戡以公正為盧從史所忌且慮戡已久吉甫以宰相出
鎮辟請非涉嫌疑推類言之河陽節度行軍司馬楊同

愆史官崔周正或處近或萃戎府皆為吉甫奏在幕
庭從史以嫌忿干黷朝典豈可曲徇其志且孔戡官序
雖非黜退但因此改易則長姦邪之心臣恐忠正之士
各懷疑懼事不可許上令中使宣諭元膺制書乃下
其年十月以同州刺史呂元膺復為給事中初元膺自
給事中除同州刺史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
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異日謂宰相曰呂元膺有謹
言直氣今欲番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為何如李藩裴
均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
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圣心合當罪責
今請以元膺復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七年七月瓊林庫使奏巧兒舊挾名勅外別定一千三

百四十六人請宣下府為定額特免差役時給事中薛存誠以為此皆姦人竄名以避徭征不可以許又咸陽尉表倍與鎮軍相競軍人無理遠肆侵誣倍反受罰二勅繼志存誠皆執之上聞甚悅命中使嘉勞曰是選拜御史中丞十四年三月以撫州司馬正令狐通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詔上言通常刺壽州用兵失律前罪未塞不宜遂加獎上用命宰相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弃其子詔遂行

其年六月判度支皇甫鏞重奏諸道州府監院每年送上兩稅榷酒鹽利米價等正段加估定數又奏近年天下所納鹽酒等利權估者一切追徵詔既可給事中崔植抗論以為用兵歲久百姓凋殘往者雖估踰其實今

固不可復追疏奏命宰相臣名植宣旨嘉論許輟已行之詔物議美之十五年閏正月上由諫官給事中若除授有司政乖允當各令論駁舉其職業時以李遜為浙東道察使有政能入廷為給事中嘗密論時政以為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豈不必擇辰今君臣敷奏乃俟隻日是畢歲臣下睹天顏獻可替否能幾憲宗嘉之

遷戶部侍郎長慶初穆宗皇帝觀諸軍雜樂嘗召給事中丁公著問曰比聞外間自公卿至庶士多為酣宴皆極歡娛此蓋時和人安有足撫慰公著對曰誠有此事然以臣愚見風俗如此亦不足佳百司所職漸恐煩勞至慮上曰何故公著對曰賓之禮古人所重皆務達誠展敬不繼

以淫詩人所以美樂且有儀譏其屢舞前代名士會賓
客者或清談賦咏雅歌投壺其以盃觴獻酬不至於亂
國家自天宝已後風俗奢靡宴處群飲以諠譁沉湎為
樂而居重位乘大權者優雜倨肆於公更之前曾無愧
耻公私相效漸以成俗由是物務多廢獨圣心求理安
得不勞宸慮乎陛下方弘本革弊誠特降訓命禁其過
差則天下幸甚上嘉其言
太和二年八月勅凡制命須行事有不可給事中駁合
封進省審既畢宣布百司稽停畧刻皆著律令自今尚
書省御史臺所有制勅及官屬除不當宜對章上論其
有事狀分明亦在舉按指事據實更言風聞及滯詔旨
并不放上如郎官御史出使訪聞按奉自準前後勅文

不在以限五年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
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給事中李固言封還曰東宮
調護之地不可令被罰弛慢之人處之乃改均王傳
開成三年八月勅給事中封駁制勅宜令季終具所
駁聞奏如無亦宜聞奏
會昌五年十二月給事中韋弘景上疏論中書權重三
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李德裕論奏曰臣等昨於
延英候對恭聞圣旨常欲朝廷尊臣下肅此是陛下深
究理本也臣按管子云凡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
君尊君尊則國安國安在于尊名尊名在于行令君
人之理本莫要乎出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
令者死不從令者死又曰行令于上而下論可否是上

夫其下繫于人也自太和以來其風大弊令出于上非之于下昨常弘景所論宰相不合兼領錢穀臣等輒以事體陳聞昔匡衡云所以大臣者國家之股肱百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傳曰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弘景受人道輒獻封章是賤人圖柄矣蕭望之漢朝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今歲首日月少光罪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御史詰責賈誼有云人主如堂群臣如陛陛高則堂高亦由將相重則君臣尊其勢然也昔東漢處士橫議遂有黨錮事起此事深要懲絕上然之弘景乃坐貶官時德裕在相位久朝臣為其保罷相後中貴人屢言德裕太專上不悅故白敏中杜弘景有此奏

唐會要卷第五十四

唐會要卷第五十五

省號下

中書舍人

諫議大夫

灑

中書舍人

武德初因隋號為內史舍人三年三月十日改為中書舍人龍朔年改為西臺舍人咸亨元年復為中書舍人光宅改為龍閣舍人神龍復改為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正觀九年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至明之旨伏

願隨方訓誘使各揚其職敦朴素華澆浮使家識孝慈
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淨之化自然家肥國
富禍亂何由而作上善之特賜鍾乳一劑白卿進藥石
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咸亨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西臺舍人徐齊暉上奏曰齊
獻王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
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海
內以彰孝理之風上納之
其年三月十九日勅勅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齊
暉又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
匪唯專賴師資故亦群覲近習皇太子自可招尋
園綺寤寐應劉陛闥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

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使甄襄之
子解辯而事春闈冒頓之苗削社而陪望苑在於道義
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
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防微之至也

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日受冊
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禮宰相
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勵立召小吏五人各令執筆口授
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嘆服大足元年則
天常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迴惑至晚竟
不能裁一詞由是轉左司郎中

龍景四年六月二日初定內難唯中書舍人蘇頌在太
極殿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

書韓札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頤曰望公稍遲札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中書令李嶠見之嘆曰舍人思若湧泉嶠所不測也

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中書舍人六員每一人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進訖凡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既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不尽臣令商量其大事執見不同者望請別作量狀連本狀同進若狀語交詆恐煩至思臣既是官長望於兩狀後畧言二理優劣奏所進止則人各尽能官無留事勅曰可

五年高仲舒為中書舍人侍中宋璟每詢訪故事時又有中書舍人崔琳達於正理璟等亦禮焉嘗為人曰

古事問高仲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
十三年行封禪之禮中書令張說自定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親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需澤千載一遇清品高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制事可改唯審籌之不可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後果為宇文融所劾

建中二年六月六日門下侍郎盧杞奏六典云中書舍人給事中充監中外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無監考使既闕相臨難令詳練請依前置

監使勅旨令依其年十月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憑奏報開元初廢其職至是門下侍郎盧杞請復之中書侍郎楊炎固以為不可而止正元初中書舍人五員皆缺在省唯高忝一人未幾亦以病免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宰相張延賞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皆不許其月濛以姊喪給假或須草詔宰相命他官為之中書省按牘不行者十餘日四年二月以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吳通微禮部郎中顧少連起居舍人吳通玄左拾遺常執誼並知制誥故事舍人六員通微等與庫部郎中張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誥而六舍人皆缺焉十八年八月書舍人權德輿獨直禁掖數旬一歸家

嘗上疏請除兩省官詔報曰非不知卿勞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難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及以本官知禮部貢舉事畢仍掌命書

元和十五年二月勅舊制刑憲皆大理寺刑部詳斷聞奏然至中書裁量近多不至兩司中書使自處置令後先付法司具輕重聞奏下中書令舍人等參酌然後據事例裁斷十五年閏正月上日中書舍人職事準故事合分押六司以佐宰臣等判按沿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修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關機密者即且依舊長慶二年七月勅自今已後員外郎知制誥勒復授本

官通計二周年然與各依本行轉郎中郎中亦依二周年與正除如是中行後行郎中仍更轉前行一周年即與正除如更是卑官知誥合轉負外者亦以二周年為限諫議大夫知者同前行郎中給事中并翰林學士別宣並不在其限其年六月武儒衡以諫議大夫知制誥膳部郎中元積繼掌命書積常通結內官魏弘簡約車僕自詣其家不由宰臣而得掌誥時人皆鄙之莫敢言者獨儒衡一日會食公堂有青蠅入瓜上忽發怒命掣去之曰適從何所來而遽集於此一座皆愕然儒衡神氣自若太和四年七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制誥之選參用高卑迂轉之時合係勞逸頃者緣無定制其間多有不均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始令自負外以

上及卑官知者同以授職滿二年後各依本秩遞與轉官如至前項正郎即以周歲為限皆計在職日月以為等差不論本官年考頗叶通理凡是因職轉叙皆與此文相當其有本官已是前行年郎中年已深方被獎用即授官數月合正除此類舊制却成僥倖將垂永久須有商量自今以後有從前即行中知者並不許計本官日月但約知制誥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其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準此即遲速有遞比類可遵並請依長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處分勅旨依奏其年十月二十二日勅令後大理寺結斷用文不當刑部詳覆於事不精即委中書舍人舉書其輕重出入所失之事然後出

會昌四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請復中書舍人故事伏見天寶以前中書舍人六員除樞密遷授之後其他故事皆得商量宰臣姚崇奏云事有是非理均與奪人心即異所見或殊抑使雷同情有未盡臣既是官長望於狀後畧言事理優劣奏听進旨自兵難以來務從權便政頗去於臺閣事多係於軍期決遣繁機專在宰弼伏以陛下神武功成昧旦思理精覈廢政在廣詢謀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前漢魏相好觀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奏請施行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除機密及諸鎮奏請戎事有司支遣錢穀等其他臺閣常務關於沿革州縣奏請係於典章及刑獄等並令中書舍人依故事商量臣

等詳其可否奏聞勅旨從之

太中六年六月勅大和中勅旨條流制誥改轉事頗為得中實重官業自後因循不守有紊典章遂使遷轉頻繁近日却成壅滯自今以後宜舉太和四年舊勅便永遵行仍每選知制誥於尚書六行郎中官精擇有文孳行實公論顯著者以備擢用不得偏取前行正郎餘准太和四年七月十三日勅處分景福二年十月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李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哭之奏云李璣奸邪協附權倖不合為相乃左授太子少師時宰相薛昭緯與璣不協密遣崇魯沮之

武德五年六月一日置四員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
正諫大夫神龍元年二月復為諫議大夫至德元年九
月十日諫議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
元二年四月四日勅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
失無假文言異成殿最用存沮勸大曆七年三月十一
日其四員外內供奉不尊過正員數正元四年五月十
五日分為左右加置八員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諫中
書省至元和元年閏六月詔却置四員罷左右名
正觀元年正月十五日上謂侍臣曰朕雖不明至於大
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諫議大夫王珪曰
臣聞木從繩則正石從諫則全故古之聖王必設諫臣七
人言而不用則繼以死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

內平章國計必使諫官隨入得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
必虛已以納之其年三月上謂侍臣曰為政之道唯在
得人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諫議大夫王珪對曰人臣若
無學業不識前言往行豈堪大任漢昭帝時有詐稱衛
太子聚觀者數萬人莫不致惑京兆尹雋不疑斷以蒯
瞞之事由是衆皆信服昭帝曰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古
義者此固非刀筆俗吏可以比擬上曰信如卿言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調其
俎當時諫舜禹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
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
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
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為然因曰夫為人君不

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
永徽四年九月一日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
庫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而身行盜竊命有司之諫
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矣難原然準於常法律
未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
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戕以諫為名愚臣所懷
不敢不奏上納之謂鈞曰卿戕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為
卿免其死願侍臣曰真諫議也五年八月十七日太常
樂工宋四通入內教因以宮人通傳消息上令處斬仍
遣附律蕭鈞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上
曰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死配流遠處
景龍三年中宗宴侍臣曰及朝入使酒酣各為迴波詞

衆皆為諂佞之文及自邀崇位次至諫議大夫李景伯
曰迴波爾時酒危微臣戕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
竊恐非儀上不說中書令蕭至忠曰此真諫議大夫
十二年四月勅令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
任封狀進來所由門司不得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
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於職詔令
不便於時法禁乖宜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寬溢在人並
極論失無所迴避以稱朕意其常詔六品以上亦宜此
正元二年六月以秘書郎陽城為諫議大夫仍遣長安
縣尉孟寧齋束帛詣城夏縣所據致禮城遂以褐衣赴
京師且詣闕上表陳讓上遣中使齋章服衣而召見賜
帛五十疋其後陸贄李克等以讒毀受譴朝廷懼上

怒未解勢不可測則朝無敢言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
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人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
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上大怒召宰相
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
將軍張萬福武將不識文字亦知感激端笏詣城與諸
諫官等泣而且拜曰今日始知聖朝有直臣時議以為
延齡朝夕為宰相城獨謂同列曰延齡儻入相吾唯抱
白麻慟哭後竟坐齡事改為國子司業

十三年八月以左諫議大夫薛之與為國子司業之與
少居於海岱之間永春中淄青節度使李政已辟為從
事因奉使京師之與逗遛不歸正已召之再三之與報
曰大夫既未入朝之與焉敢歸使因逃匿於山險間十

餘年建中後方復仕宦上知之故賞榭以為諫議大夫
奏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須門下中書兩
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須免
漏洩又累上言時事上不悅故改官無幾以免

元和四年正月先是諫議大夫段平仲充冊立南詔及
吊祭使諫議大夫呂元膺充湖南江西宣榭議者以為
諫官盡去恐乖大体於是元膺罷行平仲繼止

六年十一月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監
淮南軍時劉希昂與承璀皆久居權任既黜之有涉
者託附承璀邪險求投匭上疏曰承璀公忠才用可輔
政化既承恩寵不合斥弃諫議大夫知匭使孔鄴覽其
副章大怒命逐之涉乃以賂諸光順門達其疏鄴聞之

因上陳古今之佞倖可為鑒戒者又言涉之姦險欺天請加顯戮上悟貶涉而黜承瓘焉十二年十月以北部負外郎張宿為權知諫議大夫初上欲以諫議大夫授宿宰臣崔群王涯奏曰諫議大夫前時亦有拔自山林然起於卑位者其例則少用皆有由或道德章明不求聞達或材行卓異出於倫以此選求實愜公議其或事跡未著思由一時雖雖有例超皆時論非允張宿本非文詞入用望實稍輕臣等所以有奏請依資且與郎中事貴商中非於此人有簿厚耳受宿賤方中上命如群等乃請以權知命之宿為布衣時上在藩邸因軍使張茂宗得出入東宮辨譎敢言洎監撫登位之時驟承顧倖擢居諫列以旧恩數詔入禁中幾時不密

貶郴州郴縣尉十餘年徵入歷贊善補闕北部負外郎擢為諫議大夫頗恃恩顧掌權者往往因之搏擊宿思逞其志頗害清直之士常貫之出時人亦以為宿有力焉宿亦陰事左右以固恩寵及為淄青宣尉使卒於道路正直相賀焉十四年穆宗即位之始頻出遊宴時吐蕃殺邊諫議大夫鄭覃等廷奏曰陛下即位以來遊宴過多畋遊無度今蕃殺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畋遊番心正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帛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賞賜縱內帑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急則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

實天下幸甚穆宗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也俛對曰諫官也帝意乃解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召覃謂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英延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十五年十月諫議大夫鄭覃崔郾右補闕辛丘度左拾遺常璿溫會於閣中奏事諫以上宴樂過度上曰朕有所闕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邪宰臣等皆拜舞賀上又謂覃等曰允卿所請至延英對所宰臣又令懌諭焉長慶二年三月以處士李源為諫議大夫詔曰禮著死綏傳稱握節殞生守位取重人論倫為義甚明其風或替言念於此慨然具懷而朝之公卿有上言者稱天寶之季盜起幽陵振蕩生靈吞噬河洛贈司徒忠烈公

李愷處難居守正色就屠兩河聞風再固危壁首立殊節至今稱之其子源有曾閔之行可弔於神明有巢由之風可希於太古山林以寄其跡爵祿不入於心泊然無營五十餘載夫褒忠可以勸臣節旌孝可以激人倫尚義可以鎖澆浮敬老可以厚風俗舉茲四者大儆於時是用擢自衡門於文陛處以諫職冀聞謹言仍加印綬可示先寵可守諫議大夫仍賜緋袋河南尹差官命所在敷諭發遣初李澄既為羯胡所害源方八歲群賊所虜流浪南北展轉人家凡六七年逮洛陽平父之故吏有識認者以金帛贖之歸於近親代宗聞之授河南府叅軍源遂絕酒肉不婚娶不役僮使常依洛城北之慧林寺即澄之別墅也寓於一室依僧而食人未嘗

見其所習之齊榮辱混是非熙熙而為不合蓋自有得也先命兗其野以備終制時任職其間至是御史中丞李德裕抗表薦故有是命時源年已八十餘四年八月以諫議大夫賈直言為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丞充昭義軍司馬仍賜金紫初直言父德宗時得罪死且飲之以毒藥直言在側為中使手中掣得藥一飲而盡中使蒼黃復奏德宗感其事遂不之罪直言飲藥迷死一日藥潰左肋而出却得至活遂偏枯久之又李師道請為從事直言具以逆順諭師道遂以紙畫輜車二枚呈師道師道問是何物荅曰此是輜車因送罪人至京師者令子神圣公為反逆不悛必當滅公父子同載於此車送都市顯戮豈不悲乎因大哭於前師道命殺

之左右感義莫有應者師道惧不敢殺遂牢囚之劉破師道得直言於狴獄中而用之鄆師之情皆因之以歸恣無動搖者後失師亦不変於前宰相臣上陳寵其官秩遂非次除諫議大夫劉累表乞番云軍中事非直言不可從其請故復有斯授其年三月十九日上坐朝甚晚自即位以來坐朝皆晚此日尤甚群臣候朝至宣門已立數刻至紫宸門又絕晚不召群官有至不任端立欲頓仆者諫議大夫李渤出次白宰相曰昨已有疏論坐晚今又益晚不能迴上意是某之罪遂出閣門赴伏頭待罪有頃喚伏入退朝百官趨出左拾遺劉栖楚獨進諫曰歷觀前王嗣位之初莫不躬勤庶政坐以待旦陛下即位以來放情嗜寢樂色忌憂安寢宮

闈日晏方起西宮密通未過山陵鼓吹之聲日喧於內臣
伏見憲宗皇帝皆是長君勤恪廢政四方猶有叛亂陛下
運當少主即位未幾惡德布聞恐福祚之不久也臣忝于
諫官致陛下有此請碎首以謝陛下遂以額叩龍墀轉振
響之聲聞於閣外門下侍郎李逢吉懼栖楚致逐言宣
曰栖楚休叩頭所進止栖楚捧首起立又奏宦官中大行時
有協比邪人動搖國本事又叩頭如前上為之動容以
揮栖楚栖楚又奏云可臣奏即退不可臣奏臣即碎首而
死叩頭中書侍郎牛僧孺遽請宣付栖楚云所奏知門外
待進止栖楚乃拜舞而出以袂掩血行至伏頭則能起
矣栖楚出後宰臣於上前更贊其事上心乃曰伏下遂降
中書宣諭栖楚令歸私第是日聞者莫不感異以為耳

目所聞見諫官論事未有如今日之盛後一日有進止
令中使持緋衫牙笏就宅宣賜栖楚旌拜起居即堅讓
不起遂歸東洛至十二月又拜諫議大夫以旌直諫也
會昌二年十二月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
伏奉十一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奏諫議大夫據六
典隋氏門下省署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正五品上
自大曆二年門下中書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逐闕四品
建官之制有所未備謹按左氏傳衮職有關惟仲山甫
補之能補過也仲山甫即周之大臣漢書汲黯稱願出
入禁闈補過拾遺張衡為侍中常居幃幄從容諷議拾
遺左右此皆大臣之任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
用其道况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

耆德其諫議大夫望為正四品下分為左右以備兩
省四品之缺向後為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伏以前
代帝王建官設立之制互有沿革升降廢置並於一時
所宜苟得其宜則為當代之美臣等伏據六典故事諫
議大夫官歷代之品制位不常定至於諷議之所賴則
古今之任不殊今陛下方啓納諫之門俾崇品秩迭用
丞郎蓋千年一時之盛美也臣等又據故事諫議大夫
掌規諫諷諭侍從贊相今分置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
缺臣等忝詳事理衆議僉同伏請著於典章永為定制
勅旨依奉

匭

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於廟堂東方木

位立春配其色青仁者以亭首為本宜以青匭置之
於東有能告朕以養人及勤農之事者可投書青匭名
之曰延師匭南方火位立夏其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
本宜以丹匭置之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者可
投書丹匭名之曰招諫匭西方金位立秋其色白配義
義者以斷決為本宜以素匭置之於西有欲自陳抑屈
者可投書於素匭名之曰申寃匭北方水位立冬其色
玄配智智者謀慮之本宜以玄匭置之於北有能告朕
以謀智者可投書於玄匭名之曰通玄匭宜令正諫大
夫補缺拾遺一人充使於廟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
至暮並退進又三司授事本防枉滯如有久訴寃屈抑
不得與投匭之列後方獲申則所由之官節級罪所

冀寰中靡隔天下無冤其樸魚保家上書引楊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充使道士蔡裕製造焉理

通天元年侍御史徐有功上疏曰陛下所令朝堂受表

設匭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直各自防閑延

引歲時拖曳來去叫閣不達過鼓不聞抱恨銜冤吁嗟

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不由受任者不副天心是

陛下務欲使申其寃是有司務在重增其枉塵埃聖德

掩蔽宸聰者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

令壅滯臣請彈奏天寶九載三月十八日改匭獻納

至德元年十月復改為匭令右補闕式請先視其事

狀然後為投上責壅塞貶式為郎州武陵縣至大曆十

二年十二月二日有勅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狀於

匭中依進來不須勘責副本并妄有盤問及方便止遏

大曆十四年七月理匭使崔造奏亡官失職婚田兩統

追理財物等并合先本司本司不理然後省司省司不

理然後三司三司不理然後合投匭進狀如進狀人未

經三處理及事非寃屈輒妄來進狀者不在進限如有

急切須上聞不在此限其妄進狀者臣今後請并狀牒

送本司及臺府處理勅旨依奏建中二年六月六日

勅御史中丞依前充理匭使擇諫議大夫一人充知匭使

正元三年十二月知匭使右諫議大夫裴佶奏其使典

與準大曆十四年六月十四日教及四人糧科今依六

典置二人請置驅使官二人勅旨依奏長慶三年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今後有投匭進狀

者請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小者各牒諸司處
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其事聞奏如無理妄訴本罪外加
壹等從之四年七月理匭使諫議大夫李渤奏伏準
寶應元年五月勅給事中韓賞中書舍人楊綰同充理
匭使其時二人奏大理評事盧翰充判官又準六典匭
使常以御史中丞及侍御史為之臺中人吏強幹首
百司明敕特并入匭實同創置其官吏手力食料絀筆
委本司條流聞奏至其年九月遂罷理匭使初渤以故
事至重請增至胥吏及添給課料事多不充允渤遂請
詔罷亦從之

開成三年八月諫議大夫知匭事李中敏奏應舊例
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

有詭異難行不令進下檢尋文按不見降勅處所由
等云正元中奏宣恐時是一時之事臣以為之本置匭
函每日從內將出日暮進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
為申理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通其必達之路所以廣
聰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裁其可否非重其事俾壅
自申於九重之意也臣伏請自今已後所有進狀及封
章臣等但為狀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言庶使名實在
茲明置匭之本意勅旨依奏其月知匭使諫議大夫
李中敏奏伏準今年八月一日勅朝廷本設諫匭將防
漏塞若懲副本恐不尽言依中敏所奏仍令本司及金
吾所由須知進狀人姓名住居去處或要召問如過旬
日無處分即任東西者伏以舊例詣光順門進狀即有

金吾押官責停任處廳院投狀即本司收投使狀人名
便差院子審復家弟及主人施旋牒報京兆府若又令
牒金吾責狀恐進狀人勞擾又慮煩併今伏請準前準
牒京兆府勅旨依奏 五年四月勅廳函所投責達下
情近者所投文狀頗甚煩碎極言不諱豈假匿名如知
朝廷得失軍國利害實真寃屈有司不為申明者任投
廳進狀所由晝時引進其餘並不在投廳之限宜與廳使
準此勾當仍吾副本會昌元年四月勅廳投廳進封事人
等宜起今後並須將所進文書到廳院驗卷軸入廳函不得
便進如軸稍大入函不得即依前降使宣取仍永為常式
大中四年七月勅廳投廳及詣光順門進狀人其中
有已曾進狀令所司詳考無可採取放在東西未經
三兩個月又潛易姓名依前進擾公廷近日頗甚自今
以後宜令知廳使及閤門使如有此色不得收狀與進狀
如固違與進者必重書罰

唐會要卷第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補缺拾遺

唐會要卷第五十六

起居郎起居舍人 左右補缺拾遺 符寶郎

起居郎起居舍人

正觀六年移起居舍人於門下省改為起居郎顯慶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又為中書省起居舍人兩負品同起居郎龍朔年改為左右史龍神元年復為起居舍人焉

蘇氏曰正觀中每日伏進退後太宗與宰臣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報簡記錄由是正觀

注記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有司唯

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論

奏恐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伏使出不得備

聞機務因為故事

正觀元年上中書令房玄齡曰往者周隋制勅文按
並不在玄齡對曰義寧之初官曹草創將充故紙雜用
今見並無太宗曰周隋官蔭今並收叙文按既無若為
憑據因中書侍郎劉林甫曰蕭何入關先收圖籍卿
多日在內何因許行此事林甫對曰臣當時住起居舍
人不知省事上謂公卿曰為長官不可自專自專必敗
臨天下亦爾每事須在下量之至如林甫即推不知也
又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
有利益不所以不能多言給事中兼起居杜正倫進曰
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
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
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上大悅

開元十五年禮部尚書蘇頲卒優贈之制不出起居舍
人常述上疏曰臣伏見正觀永徽之時每有公卿大臣
薨卒皆輟朝舉哀所以成終始之恩厚君臣之義也上
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列於史冊以示
將來故禮部尚書蘇頲累葉輔弼世傳忠清頲又伏
事軒陛二十餘載入叅謨猷出揔藩牧誠績斯著操
履無虧天不憖遺奄遠聖代伏願陛下思帷蓋之舊念
股肱之親循先朝之盛事鑒晉平之遠跡為之輟朝舉
哀以明同體之義使歿者荷德於泉壤存者盡節於周
行凡百卿士孰不幸甚上即日舉哀洛城南門輟朝兩
日贈尚書右丞相正元十二年正月宰相賈耽盧迺
皆假故趙憬獨對延英上問曰近日起居所注記何事

憬奏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言有事即隨記錄今起居之職是也國朝自永徽以後起居雖得對伏承旨伏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所注記但於制勅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璹知政事以為親承德旨謨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遂請伏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專知撰錄號為時政每月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上曰君舉必書義存勸誡既常有時政紀宰相宜依故事為之

元和十二年九月勅記事記言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典常如聞近者難得詳實思有厘改用存舊章奉而必書朕所深望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稱勸誡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

居令其綴錄仍準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為常例自隋氏因前代史官有起居注敬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正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置之分侍左右伏下秉筆隨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詳錄若伏在紫宸閣內則夾香案分立殿下正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翰皆即螭首之坳處由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既密侍號為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伏下俱退長壽年中姚為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錄軍國政要號為時政紀隨月移之史館及起居既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直書之義闕既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守猶

因于制勅時存筆削至於左史職在記言但編集書
繕寫而已至是起居舍人唐敬休上疏求復故事累
請於時宰皆樂復焉既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
稱美十四年十月出起居舍人裴潯為江陵令上近
年垂意方士及李道古薦柳泌上益信金丹藥石之
說推心服之無疑焉先潯抗疏論諫聽用方士故及於
貶或有竊知者博言時頗惜之其疏曰臣聞除天下之
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
皇帝顓頊堯舜湯禹下及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
配天地天皆報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惟陛下以大
孝安宗廟以至仁育黎元自踐祚以來刻積代之缺光
開削平之洪業而又禮敬宰輔待以始終內能大斷

外寬小故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能
及今陛下躬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
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
之齡四海蒼生咸祈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保
祐聖壽無疆伏自去年已來諸處薦藥術之士有常
山甫柳泌等或更相稱引迄今薦送漸多臣伏見以
仙有道之士皆匿其名無求於代潜遁山林滅影
雲壑唯恐人見唯恐人聞豈有干謁公卿自鬻其術
今者所有夸其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求利
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怪論驚聽
惑時及其假偽敗露曾不耻於遁逃如此情狀豈可
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曰夫人食味別声被色而生者

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又曰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濟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以奉人
是以圣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之福若夫石藥者前聖
以之療疾蓋非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
加之燒冶動經歲月既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
乃遠徵前史則奏漢之君皆信方士至如盧生徐福
樂大李少君其後皆偽發其藥無所成事著史記
漢書皆可驗視禮曰之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
先嘗之臣子之願所有金丹之藥伏乞先令鍊藥人
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真偽則自然驗矣伏惟
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

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
發精金之刃斷可宜之綱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
特賜罷遣禁其幻惑使浮雲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
羲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於此矣伏以正觀以來左右起
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常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
心規諫小臣謬忝侍 戢奉侍臣之中最近右左傳曰
近臣尽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

大和九年十二月勅宜令起居郎起居舍人準故事入
閣日費紙筆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開成三年魏謩自左補闕授起居舍人紫宸中謝日文
宗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正之風故不循月限授
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謩對曰比多失墜唯

簪笏見存上遂令進來時宰相鄭覃奏曰在人不在笏
文宗曰鄭覃殊不會我意此即其棠之義非在笏也
暮將退又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即須論奏對曰臣頃
為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
文宗曰凡兩省並官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兼直
弘文館
太宗六年九月勅郎官御史遺補皆有月限唯起居未
有分明制置自今以後特恩超擢外宜守滿二十箇月與
改轉

左右補闕拾遺

垂拱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勅記言書事每切於旁求
補闕拾遺未弘於歷選瞻言共理必籍衆才寄以登賢

期之進善可置左右補闕各二員從七品左右拾遺各
二人從八品掌供秦諷諫行次立於左右史之下仍
附甲令至天受二年二月五日各加置三員通前五員
大歷四年十二月一日補闕拾遺各置內供奉兩員七
年五月十一日補闕拾遺各加置兩員天寶三年左補
闕薛謙光上疏曰戎夏不雜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
難安故斥居塞外不中國前史所稱其來已久然而
常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
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之車此三土之盛典也
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令解
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
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

質短設鑒在手徃世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
策於武皇江統納簡於惠主咸以為夷狄處中夏必為
變更番侯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心縱其習
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皆失計也竊惟突厥吐蕃
契丹等徃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
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羶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
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
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
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
有冠之名在夷狄廣其從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
於當時而狼子孤息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
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曰國家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在於齊人猶不以示之况於夷狄乎又按漢桓
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刘石之難向使
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
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
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
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使胡人得
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臣竊計漢初冒頓
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
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
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
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廬矣於城
邑以羶蜀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

以無中國之心者為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面嚮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室賤沙漠而不居推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絀趨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邪當今皇風遐覃含革面凡有虺性莫不懷訓方使由余效忠日殫盡節以忠臣慮者國家方傳之祚於後脫備守不謹邊防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

若中國亦可使歸蕃則夷人無疆邊邑無辜矣
通天二年六月孫萬榮殺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懿宗擁兵不敢進北賊敗懿宗奏請旌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誑誤者左拾遺王求禮廷拆之曰此百姓等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因賊畏懼苟且從之今請殺之切將違背天道而懿宗擁強兵數聞賊將至輒退賊入城池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草澤誑誤之人以求自免豈是為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群官愕然謂之切當遂令魏州刺史狄仁傑充使安撫流移後全歷二年右補闕朱敬則告絕羅織之徒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弃無用之費捐不急

之官惜^日田爰功疾耕急戰人繁國富遂者^國諸侯此救
弊之述也故曰刻薄可施於趨進變詐可陳於攻戰
兵猶火也不^將戢自焚况鋒鏑已削石城又毀諒可易
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
以導之秦既不然淫霍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
不知變之禍也陸賈^俱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城
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困不敢開一說効一^惟竒進豪猾
之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
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眄雍容綽有餘態乃陳
詩書說禮樂闡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忽然曰吾以馬
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安可馬上理
之理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孫叔通定禮儀始知

天子之尊方覺帝皇之貴此則知變之善也向使
高皇排二子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
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
即畧漏難逾何廿二帝乎七秦是續何二百年乎
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聖人之陳迹然
則祝詞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弃仁義
尚捨况輕於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
流言四凶^名御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刑名
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魘以開告端曲直之影必
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寧能
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
祕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

王大哉偉哉無德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戰牧
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遽
無善跡促柱少和声極溺不規行療飢非彛食即
適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之得失
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覓蘧廬之毀見機
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
路伏願改法制定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
斷萋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銳塞明覺告杜之源絕羅織
之迹源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神龍元
年二月十四日追增后父帝玄正為上洛郡王左
拾遺貢受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
以假人其非氏而王自古盟書所弃今陛下創制

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之令圖子孫之明鏡臣復未
幾后挨有私臣庸愚向知不可史官執簡必直書
今萬姓顛然聞一善令莫不歌皇頌向風快然慕
化日恐不及陛下柰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而先
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 木起於
藁裁誠可惜也如渙汗已行憚改成命臣望皇后
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弘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
則巍巍丕鑒無得而稱三年八月鄴愍太子誅後兵
部尚書宗楚客侍御史冉宗雍共御安國相王及太
子公與太子連謀請收付制獄右補闕吳兢上疏曰
臣聞廢物不可以自生陰陽以之亭育太室不可
以獨守子第成其藩翰武王丕主也成王賢嗣也

然封建魯衛以匡社稷所以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
皇絕昭襄之業承戰爭之弊忽先王之典制比宗
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代而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
未虛為其心腹絳侯作其牙爪劉氏復安豈非宗
子之力國之安危在於藩屏故設官分職先親後
疎且安國相王者陛下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
今賊臣同謀欲竄極法此禍亂之漸不可不察伏願
陛下降明制曉群邪下全棠棣之美上慰極罔之心則
群生幸甚

景雲二年左輔闕辛替否論時政上疏
曰臣請以有唐以來理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
為陛下所之太宗文皇帝陛下之祖得至理之體設簡
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之職司無一虛設用天

下之財帛無一枉費不多造寺觀而福德日至不多
度僧尼而殃咎自滅自古帝王未有若斯之神聖也陛下
何不取而則之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
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妻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
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事不止枉費
錢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千萬倉不停奉歲之
儲庫不停^時兩年之帛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
萬人体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水旱不調享國
不永受終於堯婦人此陛下之所眼見何不棄而改之
今陛下旌阿常之堯宗而不改阿常之亂政忍棄太宗
文皇之理本不忍弃孝和之亂階陛下又何以繼祖宗
而觀萬國昔陛下在阿常之時危亡是惧常切齒於

群亮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改群亮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先朝之時賢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常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廷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矣是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直愚言亦當代之直也伏惟察之
先年元年正月大輔睿宗御安福門觀百司酺經月不息右拾遺嚴挺之上疏曰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歡無相奪倫不至弊且臣卜其晝史策猶存君幸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冠衣於路上羅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右之善

教令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施禁巨猾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听一塵所覽有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增慮倘念有司跛倚下人飢倦陛下近有不恤况於遠乎臣以為三不可也其正元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顯咸為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息以薄於衆聖酺即過於往年王公大人各承徽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損萬民之營百戲之資臣以為四不可也伏望皇則歡娛暮令休息若今無夜無益聖明從之廣德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勅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時政得失永泰元年正月二十三日勅諫官奏事不須限官品次第於每月奏事官數內听一人奏封大曆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勅自今以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在封狀進

拾二年七月賜右補闕姚南仲緋遷左拾遺何士幹為左補
闕時葬正懿皇后代宗恩寵所屬令結陵寢通章敬寺
後為游幸近地右左莫敢言南仲等上疏極諫代宗覽表
歎息立從其議因錫南仲緋遷士幹之官以褒之是日遣
內常侍吳承請宣慰百僚令數事 元和元年九月以拾
遺杜從郁為祕書丞郁司徒佑之子初自太子司議即
為右補闕左拾遺崔群常貫之左拾遺孤郁等上疏以為
宰相之子不合為諫諍之官於是降左拾遺群等又奏
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言父為宰相而
子為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
十五年八月山陵始復土先是追邠寧郎度使李光顏徐
洎郎度使李勣赴闕或言欲重陽郎與百僚內宴拾遺

李珣字文昇溫會常璿馮約等上疏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
荅苟 所見宜即上陳况臣等為陛下諫官食陛下美祿豈得
隱孤負恩榮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追光勣及重陽令節
欲內宴百僚倘臣有之乃陛下親群臣弘德澤之慈旨也然
伏以元朔未改園陵尚 雖陛下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
著三年之制猶服喪 同居之會適去中邦告遠夷使未復
其命過密弛禁蓋為齊人合誕內延事特未可夫明主行為
天下則言為天下法臣恐王言忽降其出如綸苟 奈皇猷徒
彰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曲突徙薪義實在此其光顏李勣
久統戎旅皆有忠勞今者時當盛秋務切逐寇及是之日陛下
降恩召見詢訪才謀褒其旧勳付以疆事如此則與夫歌鐘賜
宴酒食邀歡固不同年而語矣臣竊見陛下自臨御以來施

號發令無非孝理因心屢形於詔勅行已實感於人倫惟在敬慎威儀保全聖德臣等不敢緘默輒貢枉言懼不允當伏待刑憲寶曆元年閏七月右拾遺薛延老與同僚入閣奏事曰臣伏見近日除拜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伏恐紀綱漸壞姦邪恣行上曰更諫何事拾遺舒元褒曰近宮室修造太多延老進曰臣等職在諫官凡有所聞即合論奏乞勿罪其言上改容勞之其年十一月以右拾遺內供奉史館修撰薛延老為河中府臨晉令時因鄭相權因交通鄭汪得領南節度權到鎮後悉以庫、所有輦送京師酬遺權幸延老同知上疏請按由是釁結中外人及危之廷老性本強直未幾又譏張權與程昔範不宜居諫官之列事皆不行遂自請假滿旬為宰相李逢吉所出二年九月以新授濠州刺史陳岵為太常少卿岵常好釋氏學佛

經中尤好維摩自為有得即加注釋輒復上獻遂有宣令与好官乃追前命列在清头群議紛然諫官刘寬夫等七人同疏論曰岵求由徑求事因供俸僧進經上覽疏破謂不直言宣与宰臣等云陳岵所進經實不因僧諫官何處得此語言卿等可即勘問并推排頭首奏来左補闕刘寬夫上表自言昨論陳岵之時不記得先後唯執筆草狀即是微臣今既論事不臣合當罪若令尋究根本自推排恐或遽相誣執有損事体凡所論差誤臣盡其當罪疏奏勅諫官六人各罰一季俸刘寬夫独能當罪釋放然岵尋改少府監 太和元年十一月勅以右補闕高克中為侍御史允中自為諫官甚奉職業危言直論不避時忌寶曆中常上疏云東頭勢重於南衙拒密權 於宰相敬宗驚悟久之雖無明賞而直名昭然人情危懼恐有 禍終致非辜至是

稍遷正人相賀三年三月左拾遺舒元褒等奏今年四月
左補闕李虞與御史中丞溫造街中相逢溫造怒李虞不迴避
遂提李虞祇承人車從脊送臺中禁身一宿決脊杖十下者
臣等謹按國朝政事供奉官行除宰相外無迴避今溫造滅
奔朝廷典故陵陛下近臣恣行肖臆曾無畏忌伏以事雖小而
關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失由之而生拾遺補闕官秩雖卑
乃陛下侍臣也御史中丞官秩雖高乃陛下法吏也侍臣見
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特繩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御史
中丞李遵從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唯以
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不因此時特有懲革伏恐
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累圣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奏
諫列實為陛下措之勅憲綱之主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

大侍臣之職在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其臺官與供奉
官同道所先後而行遇途但祇揖而過其恭從各隨本官之
後少相迴避勿信衝突自今已後應各有遵從官行李傳
手前後並不過三百步

會昌四年六月中書門下奏諫官論事臣等商量望令
各陳所見不要連狀涉於糾察如有大段意見及朝廷重事
必須連狀者即令同商量進狀不得輒有代署勅旨依奏
咸通四年十一月以長安縣尉令狐滈為左拾遺劉蛻起居
郎張雲上疏論滈父綱秉權之日廣納賂遺取李琢財物
除安南致蠻寇侵擾滈不居諫官之列時絢鎮淮南上表
論訴乃貶雲興元少尹蛻華陰令

本名符璽即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改為符寶即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復改為符璽即開元元年十月十日勅傳國八璽既改為寶其符璽即宜改為符寶即矣旧制天子八宝一宝曰仲室所承百王鎮万国二曰受命宝所以修封禪禮祇神三曰皇帝行宝答疏於王公則用六曰天子行宝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宝慰撫蛮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宝發番国兵用正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玄璽曰王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曰天寶五載六月十日勅王璽既改為寶其璽書至十載正月十五日後改傳國宝為承天宝

典儀 皇朝置二人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正觀末季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為

唐會要卷第五十六

唐會要卷第五十七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王溥纂

翰林院

尚書省諸司上

尚書省

左右僕射

翰林院

開元初置已前掌內文書武德已後有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等時召入草制未有名目乾封已後始號北門學士劉勳之禘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以蘇

味道常承慶寺為之後上官昭容至中宗朝獨任其事睿宗即位後以薛稷賈膺福崔湜為之其院置左右銀臺門內駕在興慶宮制在金明門內駕在大內制在明福門內翰林院者東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技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考視前代即無旧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十八人或秦府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故黃門侍郎顧惛復有麗正之稱開元初故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仙之比日用討論親侍未有典司玄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時滯宜有偏掌列于宮中承遵通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入

居翰林供奉勅旨於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元克為雖有密近之殊亦未定名制詔書勅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別建學士院俾掌內制於是太常少卿張洎起居舍人劉光謙寺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寺相繼而入焉其後有翰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勅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鑿殿之西隨其上所在而選取其便穗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為人主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已來秩序未立延觀之際各趨本列暨正元元年九月始別勅令明預

班列與諸司官知制誥例同故事中書以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
辨近者所出猶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於德
音赦宥者則不得由於斯矣

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時祠部員外郎翰林李士陸贄隨赴行
在天下騷擾遠邇徵發書詔日數十下皆出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頃
臯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既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疊
委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宗云今書詔宜痛引過罪
已以感動人心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下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
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之克平寇難不惟神武成功瓜牙盡力
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正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
幸奉天山南時勅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當時見之即
知諸賊不足平也

其月上倉黃自苑北便門出翰林學士姜公輔叩馬諫曰朱泚常帥
涇原素得志昨已朱滔叛命坐奪兵權泚怕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
捕之恐群兇立之必貽國患上曰已無及矣及泚僭立中外稱其先
覺

興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勅翰林學士朝服辨序宜準諸司官知
制誥例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曰學士私臣玄宗初待詔內廷至於
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誥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巡應
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寧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
行遣物議是之

正元八年徵衛次公左補闕尋兼李士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升遐時
順宗居東宮疾恙方甚倉卒召學士鄭絪等於金奎殿時中人或云
內間商量所立未定衆人未對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然地居

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菑禍難立成細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及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絀處內廷多所匡正
元和二年崔群為翰林學士為憲宗獎遇嘗宣旨云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方得進未群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其下皆無由上言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罷
其年二月制以浙江西道水旱相乘蠲放去年兩稅上供錢三十四萬餘貫凡白麻制誥皆因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是內詔不宣便令奉行
三年淄清節度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贖宅翰林李士白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

官中自可贖之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
五年十二月以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為中書舍人依前翰林李士面諭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明責先是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絳又以為非舊制不可許上初甚怒色變絳執奏不已辭音懇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故有是拜亟命軍中拽去所立碑曰徵卿言不知此為損我翌日又面賜紫衣金魚上親為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無易此心八月九日以前朔方巡鹽節度使王佖為右衛將軍佖在鎮無智術又召至踰月而授以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佖始以貴中書草制以至李進賢皆用此例也

十三年二月上御麟德殿對召翰林李士張仲素段文昌沈傳師杜元頻以仲素等自代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以紫文昌等以緋

十五年閏正月翰林院奏李士及書待詔共九人每日各給雜買錢一百文以戶部見錢充每月共米四石麵五石令司農供勅旨從之翰林院加結自此始也

長慶元年翰林學士李德裕上疏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技不可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不得更詣私第上然之初穆宗在東宮素聞李吉甫之名及即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令德裕草之常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深相欵密

四年三月翰林李士常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反

于本在魏諸侯不敢加兵夫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聞外夷廷湊克融皆憚其用吐突回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况幽鎮未靖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听之則愚合而听之則聖理亂之本非他術順人則治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大都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一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始終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者皆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懲賢者無因而勸臣於達吉素無私嫌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泣伏乞鑒臣愛君矜臣體國則天下幸

甚初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為鎮州節度使王廷湊所害
穆宗深嘆宰輔之不才致使奸宄久不率化因是處厚疏薦裴度
其年四月賜翰林學士高鉞錦綵七十匹以上在左軍夜宿直之故
也

其年七月翰林學士常處厚於浴堂中因諫游畋及晏起曰臣有大
罪願碎首於陛下前上曰何處厚對曰臣不以死諫先聖令先聖好
畋及色以致不壽今當誅戮所不死諫者為陛下在春宮年十五今
陛下皇子始一歲臣是以不避死亡之誅上大悅深感其言賜錦綵
一百疋銀器四事

其年十二月翰林院侍講學士諫議大夫高重侍講學士中書舍人
崔郾中書舍人高鉞於思政殿中謝崔郾奏陛下授臣職以侍講已
八箇月未嘗召問經義臣內慙尸祿外愧群僚上答曰朕機務稍閒

當召卿等請益高鉞對曰意雖求理臣恐萬方或未之信若未加躬
親何以示憂勤之至上深納其言各賜錦綵五十疋銀器二事
寶曆元年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吾
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二年敬宗以翰林學士宗重不可褻狎乃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
賦詩京兆尹劉栖楚薦前進士熊望文藝可充學士事未行而帝崩
太和元年四月翰林院奏準旧例學士每人每日於戶部請襍買錢
一百文伏以數目至少襍買不充伏請每人每日於戶部更加一百
文冀免欠闕勅旨依奏

開成四年二月勅翰林學士宜準旧例遇節假每一人入直
大中六年十二月勅翰林學士自今以後官至郎中令知制誥其餘
並依本官月限及准外制例處分

十年党貢屢擾河西上召翰林學士問邊計學士畢誠即搜引古今論列破羗之計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河西不期頗收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欣然從命即日授邠行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寺誠至軍遣使告諭叛徒諸羗率化又以邊境禦戎兵多積固為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詔書嘉之

十四年三月勅賜翰林院左拾遺劉鄴及弟

中和二年僖宗幸蜀時黃巢犯京畿關東用兵書詔叢委翰林李士杜讓能草詞連筆無點竄動中事機上嘉之遷戶部侍郎承旨及沙陀逼京師僖宗倉皇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絡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又幸寶鷄縣近臣唯讓能獨從再幸梁洋棧道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阻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

忠於所事卿無負矣讓能對曰世家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耻也

園臣之幸也帝益嘉之

大順二年十月宣每進書詔書別錄小字本留內永為定式

乾寧二年十月賜渤海王大瑋璫勅書翰林稱加官合是中書撰書意諮報中書

三年二月承旨榜子凡中書覆狀奏錢物如賜召徵促但畧言色額其數目不在言但云並從別勅處分中書覆狀如云中書門下行勅其詔語不得與覆狀語同

其年七月翰林李士承旨陸宸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例宸入相之日送學士光院錢三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仍定例將相各三百千使相五百千觀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監鐵二百千戶部一百千

天覆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學士柳璨准宣於興政殿令到縣宣示待
詔自今後寫勅書後面不得留空紙但圓融書勅及日便當日示訖
尚書省

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為尚書省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中臺咸亨
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為尚書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文昌
臺垂拱元年二月二日改為都臺長安三年閏四月十五日改為中
臺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尚書省故事內外百司所受之事尚書
省皆印其發日為程限京諸司有符移關牒下諸州必由都省以遣
之

故事除兵吏部外共用都司印至聖曆二年二月初備文昌臺
二十四司印本司即官主之歸則收于家建中三年左丞趙涓始令
納于直廳其假日及不入日即都用當即官本司印餘印亦都不開

故事叔父兄弟不許同省為郎官格令不載亦無正勅貞觀二十年
十一月常叔謹除刑部員外郎三年四月常季武除主爵郎中其年
七月常叔諧除庫部郎中太宗謂曰知卿兄弟並在尚書省故授卿
此官欲成一家之美無辭稍屈階資也其後同者甚多近日非特恩
除拜者即相迴避龍朔三年六月十五日謂左肅機崔餘慶曰中臺
政本衆務所歸分列曹僚司存是屬事無大小咸籍用心至如科料
雜物湏詳出處比來曹司曾不以留意致使科取不詳出處不料遠
方百姓勞弊特甚當官若此豈無所愧自今以後不得更然
上元三年閏三月二十日制尚書省頒下諸州下縣並宜用黃紙久
視
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勅省諸行既有主事更不湏着人帖直
開元二年四月五日勅在京有訴寃者並於尚書省陳牒所由司為

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及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於三月越訴

神龍二年九月一日勅門下及都省宜日別錄勅目三日一進

開元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尚書省諸司有勅後起請及勅付所司商量事並錄所請及商量狀送門下及中書省各連於元勅後所由仍於元勅年月前注云起請及商量如後

永泰二年四月十五日制周有六卿分掌國柄各率其屬以宣王化今之尚書省即六官之位也古稱會府寔曰政源庶務所歸比於喉舌猶天之有北斗也朕纂承丕緒遭遇多難典章故事久未克舉其尚書宜申明令式一依故事諸司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合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請勅到省有不便於事者省司詳定聞奏然後施行自今以後其郎官有闕選擇多識前言備諸故事志

業正直文史無優者勿收虛名務取實用六行之內衆務畢舉事無巨細皆中職司的于故實遵我時憲凡百在位悉朕意焉

大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勅西漢以三府分理東京以三公總務至於領錄天下之明練數萬事之要邦國善否出納之由莫不處正於會府也今僕以綜詳朝政丞郎以彌綸國典法天地而分四叙配星辰而統五行元之本於是乎在九卿之職亦中臺之補大小之政多所關決自皇室多難內外荐費徵求調發皆迫於國計切於軍期卒以權便裁之新書從事且救當時之急殊非致理之道今外虞既平罔不率俾將明畫一之法大布維新之令甄陶化源去末歸本其度支使及諸道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宜傳國之安危不獨注於將相政之理亂固亦在於廢官尚書侍郎左右丞恭領要重朕所親倚固當朝夕進見以之裨益也又省寺之務多有所分簡而無事曠而不

接令大舉綱目重頒憲章並宜詳校所掌明徵典故
十四年六月勅天下諸使及州府須有改革處置事一切先申尚書
省委僕射以下商量聞奏不得輒自奏請
建中三年正月尚書左丞庾準奏省內諸司文案准式並合都省發
付諸行判訖都省勾檢稽失近日以來舊章多廢若不由此發勾無
以總其條流其有引勅及例不由都省發勾者伏望自今以後不在
行用之限庶絕舛繆式正彝倫從之
正元二年正月宰相崔造奏請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宰臣
齊暎判兵部丞旨及雜事李勉判刑部劉滋判吏部禮部崔造判戶
部工部

三月三日勅尚書郎除休假宜每日視事自至德以來諸司或以事
簡或以食錢不克有間日視事者尚書省皆以間日先是宰相張延

賞故事歸省司恐致稽擁准故事令每日視事夫何延賞薨後間日
矣

八年勅令授臺省官者各具舉主名於授官者詔先是郎官缺左右
丞舉之御史缺大夫中丞舉之詔書不具所舉官名及趙鼎陸贄為
相建議郎官不宜專於左右丞宜令尚書丞郎各舉本司其授官詔
書仍具所舉官名御史亦如之異日考殿最以校舉主能否乃從之
十一年十月罷吏部司封司勳寫急書告身官九十員自天寶以來
征伐多事每年以軍官功授官十萬數皆有司寫官告送本道兵部
因置寫官告六十員給糧經五年後酬以官夫何吏部司封司勳兵
部各置十員大曆已後諸道多自寫官告急書官無事但為諸曹役
使故宰臣請罷之
元和二年正月尚書左丞鄭元請取河中羨餘三千貫充助都省

厨本錢從之

三年五月尚書右僕射判度支裴均奏請取荆南雜錢一萬貫脩尚書省從之州府羨餘而用之於尚書省以為功遂從其請其失亦甚十三年勅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上親者非運判及勾檢之官長則不在迴避改授之限况故事不必明文具存其有官署同職異司雖父子兄弟亦無所嫌起今已後宜准天寶二年七月勅處分時刑部員外郎楊嗣復以父於陵新除戶部侍郎遂以近例避嫌請出省宰臣等舉令式奏請故有是命焉

太和元年六月勅元和長慶中皆因用兵權以濟事所下制勅難以通行宜令尚書省取元和以來制勅悉詳刪定乞送中書門下議定聞奏

會昌五年六月勅漢魏以來朝廷大政必下公卿詳議博求理道以盡群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向道比事浚闕禮法群情有疑者令本司申尚書省下禮官參議如是刑獄亦先令法官詳議然後申刑部參覆如郎官御史有能駁難或擬經史故事議論精當即擢授遷改以獎之如言涉浮華都無經擬不在申聞六年八月大僕卿渾侃乘馬過都堂門勅渾侃久在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論列須示薄懲宜罰一月俸

大中四年兵部侍郎令狐綯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奏曰故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旨同列集於少府監先是白敏中崔龜從曾為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集於太常禮院今請依舊集少府監從之

分行次第

武德令吏禮兵民刑工等部貞觀令吏禮兵民刑工等部光宅元年

九月五日改為六官准周禮分即今之次第乃是也
故事以兵吏及左右司為前行刑戶為中行工禮為後行每行各管
四司而以本行名為頭司餘為子司

顯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改戶部尚書為度支尚書侍郎亦准此遂
以度支為頭司戶部為子司至龍朔二年二月四日復舊次第也

尚書令

武德初因隋舊制尚書令置官一員龍朔二年二月七日廢尚書令
官員貞觀元年六月一日除秦王廣德元年七月十一日除雍王十
一月三日除郭子儀大曆十四年閏五月十五日除太尉加尚父寶
曆元年五月三日李輔國除司空加尚父國朝尚父惟此二人故附
於尚書令之下也

德宗既封雍王為天下兵馬元帥收復東都至廣德元年遂拜為尚

書令自太宗為此官爾後廢省至是代宗以德宗有大勳特拜為至
建中二年十一月除郭子儀尋亦黜讓而罷

左右僕射

龍朔二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匡政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
為左右僕射充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文昌左右相神龍元年二月
四日又改為左右僕射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左右丞相天寶
元年二月二十日復改為左右僕射

尚書左右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並是正宰相初豆盧欽望
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左僕射既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
事數日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十月常安石除左僕
射東都留守不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
貞觀三年三月十日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須廣開

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備立性悟理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聞所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於左右丞唯枉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上元二年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每遇伸訴寃滯者仁軌輒美言許之至德即先據理難詰若有理者密為奏之終不露己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常於仁軌更日受詞訟有老母陳詞至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事僕射所以未訴公乃是不解事僕射却付牒來也至德咲而還之議者尤稱長者或有問至德不露已斷決之事者至德曰夫度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為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柄哉

元和三年四月裴均於尚書省都堂上僕射其送印及呈孔目唱案授案皆尚書郎為之文武三品以上官升階列坐四品五品郎官侍御史以次謁見拜於廳下然後召御史中丞左右丞侍郎升階答拜初開元中張說為右丞相玄宗令其選日上因制儀注極其尊大自非中書門下及諸三品已上是日皆坐受其禮時人或徵其所從來答曰聖曆中王及善豆盧欽望同日拜文昌左右相亦嘗用此儀當時已說方承恩寵不敢復詰因為故事非舊典也六年十月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臣謹案唐禮諸冊拜官與百僚相見無受拜之文又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侍御史並為供奉官不合異禮今僕射初上之日或答拜階上合拜庭中因循蠢駘之制每致沸騰之議伏請下尚書太常禮院詳議永為定制使得遵行於是太常卿崔郾召禮官等參議禮官議曰按開元禮有冊拜官上儀初上者咸與卑官

答拜今左右僕射皆冊拜官也。今准此禮為定。伏尋今之所行儀注，且非典禮之文，又無格勅為據。斯乃越禮隨時之法，有司尋合釐正，豈待議而後革也。伏以開元禮者，其源太宗創之，高宗述之。玄宗纂之，曰開元禮。後聖於是乎取，則其不在禮者，則有不可以傳。今僕射初上受百寮拜，是舍高宗玄宗之祖述，而背開元之正文。是有司失其傳，而又云禮得無答哉。今既奉明詔，詳定宜守禮文，以正之。議者或云致敬之式有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如之何。致敬則先拜，所以下文云丞相令助教拜博士，即今丞及助教必先拜之是也。非不答拜何者。禮記云大夫禮相見，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是謂致敬。又曰非國君無不答拜者。鄭玄注曰：禮尚往來。又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鄭玄注曰：不敢。臣人之臣，今僕射不答拜，是臣其百僚，不亦重乎。又按漢制八座及丞郎初

拜官，並集都堂交禮。僕射八座也。又無不答之文。伏以左右僕射舊左右丞相也。次三公。答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倫也。且約三公上儀及開元禮而為儀注，庶幾等威之序，允歸至當之論。太常卿崔邠、博士衛中行、馮宿等並同所見。於是脩改舊儀，送都省集衆官詳議。七年二月，尚書左丞段平仲奏曰：謹按開元禮，應受冊官初上儀，並合與卑官答拜。又准令文，僕射班品在三公之次。公上儀而嘗與卑僚答拜，僕射上獨受。侍郎中丞等拜考之國典，素無明文。因循乖越，切在釐革。太常所定儀制，依據三公上儀，其間或有增損，事体深為折衷。酌為永制，可以施行。應同所見，各得連署。太常禮院儀注及兵部尚書王詔等三十三人參議所見，如前制可。十五年時，以僕射上事儀注前後不定，中丞李漢奏定朝議，未允。中書門下奏請依元和七年已前儀注。左右僕射上曰：受諸司四品六

品丞郎以下拜諫議大夫兼史館脩撰王彥威奏論曰臣謹按開元禮凡受冊官並與卑官答拜國朝官品令三師三公正一品尚書令正二品並是冊拜授官上之日亦無受朝官再拜之文僕射班次三公又是尚書令副二之職雖端揆之重有異百僚然與群官比有事主禮非其臣則答之又曰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即僕射上日受常參官拜事頗非儀况元和七年七月已經奏議酌為定制編在國章近年上儀又有拜受之禮物論未安請依元和七年勅為定時李程為左僕射宰執難於改革雖不從其議論者稱之

大和三年四月中書舍人李啓奏伏奉勅旨宜令左右常侍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審同詳議僕射與御史中丞以下街衢相遇儀式奏聞者謹按儀制令諸文武官隔品卑者皆拜其准令應致敬而非相統屬者則不拜致敬之式在路相遇則歛馬側立又按旧儀僕射

上曰除兩省供奉官外尚書省御史臺及諸司四品以下皆拜於階下蓋以端揆之重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屬故用隔品拜礼非為無據臣續准元和七年二月七日勅雖停拜禮每至上日臺官就僕射廳事列班送上與尚書省官不異則途遇致敬在不疑臣等又按今文屬官於街衢相遇隔品者致敬禮絕者下馬無迴避之文雜令所言轉避重賤貴者止謂迂直之間各申遜讓非令藏匿惟車駕出入警蹕行人事闕嚴上不屬臣下但卑僚自後多就他途百姓無知亦皆相效道途迴避因此成例就中臺官以職在彈糾人情畏奉他官相遇苟務推崇始自私敬漸為公礼相循既久將謂合然籠街專道止絕行旅奔避不及即以為罪微異說於前古訪近例於走卒國章明具不復檢尋遂於師長亦欲均禮臣等自奉勅詳定累牒禮部及太常礼院御史臺檢詳武德以來禮令制勅各得牒報並無臺

官於僕射合與司官不同之文臣等詳議伏請自今以後御史中丞以下與僕射相遇依令致敬歛馬立待僕射過僕射謝官日大夫中丞與三院御史就幕次恭見其現象門外立班既以後至為重大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立傳呼贊導如大夫就列之儀僕射朝退出宣政門朝堂所由贊引至幕次及興禮門待與恭從相得而退御史大夫與僕射既隔品自合分道而行庶輕重得宜典章不紊勅旨僕射寔百僚師長國初為宰相正國品秩至崇儀制特異近或勲臣居任遂使故事不得早列上凌舊章僭上昨令恭議頗為得中宜付所司永為定制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伏准僕射上儀故事自御史中丞吏部侍郎以下羅拜階下准元和七年雜定儀注全無受拜之禮當時蓋以僕射非其人所以殺禮臣等以為抵合係官之輕重不合為人而升降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恭即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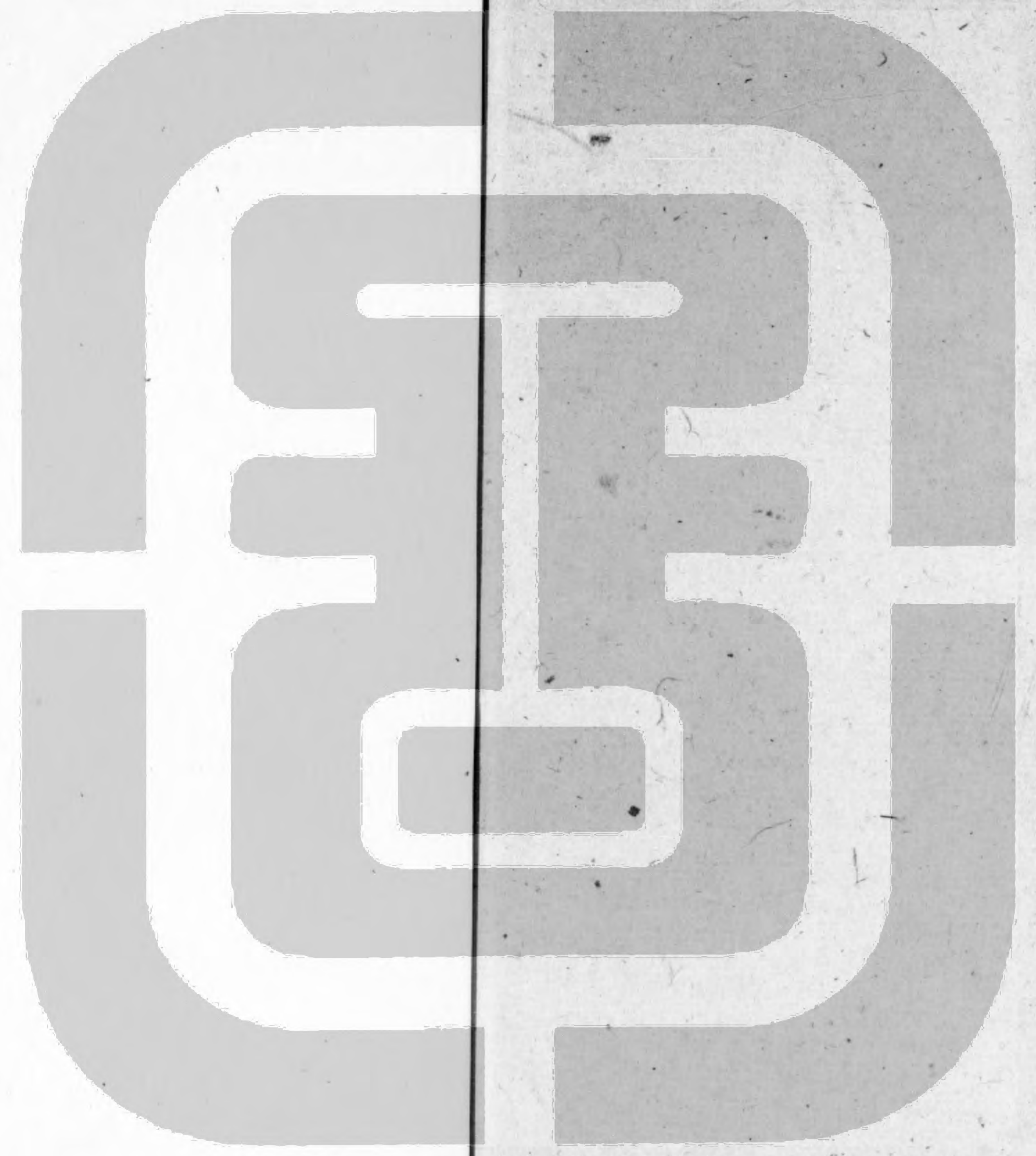
以下拜則似太輕臣等商量今諸司四品以下官及御史臺六品以下并即官並望准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處分勅旨宜依

其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左右僕射上請受四品六品丞郎以下拜並望准元和七年以前儀注便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會昌二年正月宰臣陳夷行崔瑛等請改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臣等伏尋禮令並無僕射上日受京四品官拜儀注近年禮變多傳舊例宗司四品官自左右丞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羅拜階下以為隔品致敬按諸禮致敬是先拜後拜之儀非受拜之謂又准禮皇太子初見上臺群官即行致敬之禮群官先拜後答拜蓋以尊無二上禮須避嫌僕射與四品官並朝班比有事主豈宜務備僭越獨示優崇况事應變從權禮有沿革損益受拜既無根據隨俗則亂憲章臣等常見故吏部尚書鄭餘慶議僕射上日儀制不與隔品官抗禮

其時竇易直為御史中丞奏非鄭餘慶所議及易直為僕射貪榮近利忘棄前志群情鄙之在列有拂衣而請告者臣等過蒙寵異擢任師長不願失禮取誚於時臣等又按禮記云大夫士非見國君無不荅拜又曰君於士不荅拜今僕射不荅拜是臣其百僚傳為故事何所取法伏准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荅拜而僕射受之固非宜也臣等上日伏請依三公上儀垂為定制如蒙聽允望令所司約此撰儀注從之

大中三年正月三日勅節文三公僕射不常除官每至上時須有聚會宜令度支戶部准開貢例勾當局席取京兆府本色錢不得令府司差配百姓



書